



凤鸣九霄之倾心计

上册

六宫元妃

纳兰初晴 著

拂根而生的罪妃对决铁血无情的西楚大帝，邂逅睿智无双的神秘亲王，奇遇智谋齐天的东齐太子，谁将与她执手今生？
 乱世风云起，王图霸业，
 且看浴火红颜绝倾天下！
 打造深情的男主，缔造六宫元妃的传奇！



千帆过尽，

皆非吾心中所爱，

三千弱水，

哪一瓢知我冷暖？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六
女
无
妃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宫无妃 / 纳兰初晴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229-04894-5

I. ①六… II. ①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6166号

六宫无妃
LIUGONG WUFEI
纳兰初晴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丛书策划: 李 子
责任编辑: 李 子
责任校对: 杨 婧
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 mm × 1 000 mm 1/16 印张: 36.75 字数: 708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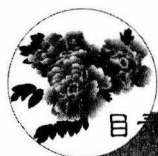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4894-5

定价: 4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楔子.....	001
第一章 隔世相见.....	004
第二章 幽灵王妃.....	025
第三章 君心似海.....	042
第四章 无忧身世.....	058
第五章 逃离西楚.....	072
第六章 北燕皇太子.....	085
第七章 圣皇欣公主.....	100
第八章 修书逼婚.....	117
第九章 大婚惊变.....	128
第十章 燕京之乱.....	144
第十一章 凤阳除夕.....	167
第十二章 亡国公主.....	183
第十三章 莲湖之错.....	204
第十四章 东齐太子.....	225
第十五章 此情可待.....	244
第十六章 千帆过尽.....	273

楔子

雪初霁，寒风刺骨，这是沧都三年以来最冷的一个冬天。

西楚王宫一派喜气洋洋，艳丽的红绸在风中飘舞，金边红毯从重阳门一直延伸到皇极大殿。韶乐悠扬中，一袭红色宫装的女子踏着红毯款款而来，风姿秀丽。

楚帝近侍冯英站在皇极大殿最高的台阶之上望着红毯之上缓缓走来的身影，他记得三年之前一位风华无双的女子也是从这条红毯与楚帝携手而来，那个神祇般的帝王在皇极大殿向百官宣誓，那个女子会是西楚唯一的妃，自此帝妃情深，传为世间一段佳话。

然而今日，独尊一妃的西楚后宫，迎来了第二位皇妃，那段佳话到了终点。

冯英几步迎上前去搀扶：“皇贵妃娘娘小心。”

皇极大殿上，面容冷峻的帝王高坐龙椅之上，浑身上下不可一世的冷冽与霸气，望着缓步而入的贵妃，薄唇抿成坚毅的弧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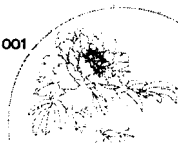
殿门缓缓关闭，锦衣华服的女子盈盈跪拜：“臣妾萧氏淑儿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声如珠玉落盘，回荡在大殿内。

楚帝眼底一片冷寂，淡淡出声：“平身。”

砰——

皇极大殿的殿门被人一脚踢开，这一脚也好比是踢在了西楚大帝的脸上，普天之下谁敢如此？

众人回头望着殿门口一身血污的女子，宽大的衣袍也难掩她高高隆起的腹部，冷风之中广袖翻卷如云，青丝乱舞，恍若九天降世的浴血凤凰。





是她，洛皇贵妃。

百官静默，望着那一身血衣的女子，或嘲笑，或怜悯。

楚帝神色沉静，淡淡出声：“回来了！”

洛烟唇角勾起苍白的笑，一步一步踏着红毯朝高座之上的帝王走去：“或许在皇上心中，我该是个死人了，是不是？”

她助他为帝的楚策，她深深爱着的楚策，她腹中骨肉的父亲楚策，竟然……将她抄家灭门。

无边的沉默在大殿蔓延，谁也没有出声。

萧淑儿缓步上前来，微微欠身：“贵妃姐姐一路劳顿，妹妹送你回宫歇着，一切待皇上下朝再说！”

“让开！”洛烟冷声喝道。

相比之下，淑皇贵妃贤淑有礼，而洛皇贵妃大殿之上竟无半分贵妃之仪。

淑皇贵妃笑着伸手过来扶她离去。洛烟一拂袖，萧淑儿从玉阶之上滚了下去。楚帝霍然起身：“够了！”随即便一记耳光落在洛烟脸上。

众臣被惊得倒抽一口气，三年来楚帝对洛皇贵妃从来是宠爱有加，呵护备至，如今他竟打了她，不由让人暗叹帝王无情。

洛烟微侧着头，口中阵阵腥咸，抬起血丝遍布的眼睛望向对面的人：“你要娶她吗？”

“是。”

“好，好，好。”她突地笑出声，一连道了三声好，扬手便一巴掌打了过去。群臣惊恐万状地望着玉阶之上的两人，她竟然……竟然掌掴西楚大帝。

“这一下，是替我洛家打的。”

啪——

“这一下，是替我腹中孩儿打的。”

啪——

“这一下……是替我自己打的。”

楚帝没有反驳，亦没有还手。她转身步下玉阶，奈何怀胎九月的身子笨重不便，脚下一步踩空，差点便要滚下去一尸两命，殿外一道紫影迅速奔至近前扶住她：“娘娘，小心。”

这时，冯英上前一展黄绢宣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洛氏一门，以权谋私，意图谋反，其罪当诛。皇贵妃洛氏怀执怨怼，无关雎之德。念其身怀龙子，贬为嫔妾，幽禁冷宫。相国之女萧淑儿，敏慧端雅，着封淑皇贵妃，统率六宫，钦此。”

一道圣旨，两种命运，一弃一宠。

“楚策……你……”倔犟的女子含泪望着玉阶之上的帝王，苍白的唇颤抖着，“不要逼我恨你，好不好？”

当年，是谁在这里许下誓言，此生只立一人，六宫无妃？

今日，又是谁在此将她废弃，迎娶新妃？

楚帝望着玉阶之下的女子，薄唇勾起残忍的笑：“你不过是朕登上帝位的跳脚石，还妄想……朕真的会爱上你吗？”

十三年的青梅竹马，原来……只是一个滔天骗局。

洛烟眼底最后一丝希冀破灭了，沉默了许久，望了望站在身边的紫衣女子，颤声道：“锦瑟姐姐不是洛家人，请你放过她。”

“朕知道。”

她不顾怀胎九月的身子屈膝跪下，艰难俯首于冰凉的玉阶，平静地回道：“谢主隆恩。”

这是她第一次跪在他的脚下，亦是最后一次。有冰凉的液体慢慢从眼底溢出，落在玉阶之上，透明而冰凉。

十年相守，三年夫妻，那些曾经珍贵不忘的往事光影，刹那之间沧海化桑田。

乾元三年冬夜，冷宫一场大火乘风而起，风流尽去。

野史记，西楚大帝斩草除根，杀妻弑子，以绝后患。





第一章 隔世相见

西楚沧都，萧门有三秀，艳绝天下。

长女萧淑儿为西楚第一才女，才情绝世，入宫封为皇贵妃，宠冠六宫。

次女萧真儿为西楚第一美人，容颜倾城，王孙贵人无不为其倾心，想方设法为见佳人一面。

三女萧清越为西楚第一女将，武艺超群，十四岁时虎丘一役连挑翻云寨十大首领而名动天下，成为天下第一个入朝为官的女子。

乾元四年深秋，淑皇贵妃前往法华寺祈福，相国府上下女眷随之前往。午后，所有人都在饭堂吃斋，粉衣的侍女悄悄带了食盒和被褥上了后山，进了木屋便道：“绿绮姐，娘娘和夫人们都在用膳，我先帮你把东西送来。”

“谢谢你了，我正发愁着呢，四小姐大病初愈就怕再受了寒。”绿绮笑着将东西接过。

粉衣的侍女笑了笑，帮着她铺床收拾：“寺里明明还有空的厢房，大夫人和二夫人却故意让人说没有了，后山这么冷，四小姐晚上怎么过？”

“放心吧，有我照看着呢！”绿绮道。

“若不是一场怪病，以四小姐的聪慧，哪还有今日大小姐和二小姐的风光，说不定当上皇贵妃的就是四小姐了。”粉衣侍女咕哝道。萧家最早名动沧都的便是四小姐，与洛家小姐并称沧都双绝，却因为一场大病，面上生了怪斑，人也变得痴傻了。

绿绮闻言也不由叹息：“谁说不是。”

“咦？四小姐呢？”

“我们出去找找。”绿绮简单收拾了便急声道，“一连病着昏迷了好几个月，如今醒了却是一句话也不说，这若再有个好歹，三小姐回来还不得把相国府掀了。”

“府里上下连相爷这个做爹的都不管四小姐，就只有三小姐最疼她。便是那一母同胞的二小姐，三小姐也没给过好脸色。”粉衣侍女朝寺院望了望，道，“绿绮姐，我得回去了，一会儿让大夫人发现了。”

绿绮点了点头，自行一人沿着小径寻人。

山风清寒，松涛阵阵，一袭素衣的女子立于山巅。她很瘦，瘦得仿佛一阵风都能把她卷走，面色带着病态的苍白，静静地望着下面热闹的法华寺。

这里的一切遥远又熟悉，这个地方她从小到大每年都会来，却不想今年会是这样。

天意还是命运，冷宫大火中死去的她，一睁眼便在仇人之家，成为萧赫的女儿，萧烟落。

冤死的父母，惨死的大哥，还有那未及出世便死去的孩子，这满门血债，她该去找谁讨还？

“四小姐，这里风大，先回去吧。”绿绮上前道。

烟落沉默了一会儿，转头便看到沿着山路上来的一行人。绿绮顺着她的目光一望，微微皱了皱眉，上前行礼：“大夫人，二夫人。”

二夫人上前便是一记耳光：“贱蹄子，竟敢教唆人从府里偷东西。”说话间两名家丁押出一粉衫侍女。

“山里风寒，四小姐大病初愈，奴婢只是将自己的被褥送过来，没有偷东西。”粉衫侍女泣声解释道。

“还狡辩？”二夫人说着又是一耳光扇过去。手还未落下，便被站在绿绮边上的烟落扣住手腕，那冰冷的目光瞧得二夫人不由一颤：“你……你干什么？”

烟落嫌恶地甩开手，淡声道：“她没有偷东西。”

“贱蹄子，你反了。”二夫人气不住，一记耳光掴向她。对方却快她一步扣住她的手腕，小施巧劲便让手腕骨节错位，痛得她冷汗直冒“你……”

绿绮不可置信地望着站在自己面前的人，眼前这一手便能将人腕骨错位的人，还是那体弱多病的四小姐吗？

大夫人一见，眸子一眯喝道：“还愣着干什么，来人把这臭丫头抓回寺里处置。”

绿绮一听赶紧跪下道：“大夫人，二夫人，要罚便罚奴婢吧。四小姐大病初愈，若再有个闪失，三小姐回来不好交代。”

大夫人微微皱了皱眉，府里谁都知道萧清越最疼的便是这个妹妹。若是再让人有个闪失，别说是她，便是相爷出面，她也不会买账。





就在这时，树丛中一阵异动，一群蒙面大汉走了出来，为首的便道：“听说沧都来了不少贵人来礼佛，快给我抓起来。”

“放肆！连相府的人你们都敢动？”大夫人一脸威仪地怒喝，朝法华寺望了望，“只要我叫一声，山下数万的羽林卫就会冲上山来。”

“那就看看是他们来得快，还是我的刀快。”说话间为首的蒙面大汉便一刀架在大夫人脖子上，二夫人吓得当即一个踉跄，瞧着一边的山路便跑。

“还想跑！”一名匪徒一扬弩箭。

二夫人扭头一看，顺手便将边上的烟落一推挡在自己身前。绿绮一见便要拉开烟落，奈何二夫人却死死抱着烟落怎么也不松手，电光石火间她便以身生生死挡住箭矢。

烟落狠狠捏在二夫人伤着的腕骨处，扶住绿绮：“你怎么样？”

绿绮虚弱地笑了笑：“你没事就好，我答应了三小姐要好好照顾你的。”

“把她们抓过来。”

周围的人齐围了过来，二夫人慌忙后退：“不要抓我，不要抓我……”脚下一个踉跄撞向边上的两人。

站在崖边的烟落和绿绮被猝不及防的力道一撞，齐齐坠下深渊……

凉风习习，带着微微的桃花香穿窗而入，榻上的人抬起沉重的眼皮，打量着全然陌生的房屋，青衣的少年端着药进门：“你醒了。”

“绿绮呢？”烟落直言问道。

“你说的那个绿衣姑娘吗？她在隔壁房间，放心吧，进了百里流烟宫的人没那么容易死。”连池坦然言道。

百里流烟宫？！

传说百里流烟宫主号称武林第一人，美貌第一，武功第一，医术第一，用毒第一，但行事乖张，任四国多少有权有势的人请其出诊都寻不到人的。

“我叫连池。”连池指了指站在门口处的人道，“那是我大哥连城，姑娘如何称呼？”

“烟落。”她起床穿了衣服到了隔壁房间，绿绮面色发青躺在榻上，那一箭插在心口，不断渗出的血将碧色的衣衫浸染成墨绿。

“这箭上有毒，又伤在心口。虽然我施针控制住了毒性，也不敢拔箭，除非让师傅出手医治，不然……也就只有一个月的命。”连池上前说道。

烟落抿了抿唇，扭头问道：“你师傅在哪里？”

“他在……花园。”连池有些别扭地回答道。

烟落照着连池指的方向而去，隐约听到阵阵欢笑之声。循声而去，却看到景致如画的花园之中身着白衣的男子眼睛蒙着丝巾与一群女子追逐嬉闹，让她恍然有一种踏入烟花之

地的错觉。微一思量便朝对方喊道：“百里宫主可在？”

园中的追花逐艳却丝毫没有停下，妙龄女子娇笑吟吟，好不撩人心魂。

烟落秀眉微拧，举步上前却被迎面一道白影扑倒在地：“抓到了，来，亲个嘴儿！”

娇艳如樱花的唇便扑面而来，烟落抬手就是一巴掌，白衣男子却一把扣住她手腕，另一手拨开面上的丝巾，露出半只眼：“本公子的香吻就那么难以承受？”

“我找百里宫主求医。”烟落推开压在身上的人说道。

白衣男子借势坐在草地之上，拿掉面上的丝巾，一手撑着地，一手慵懒地搭在屈起的膝盖处仰面望着她。那是一张如仙人般圣洁的容颜，却又带着别样魅惑的风情，圣洁与魅惑的完美融合，在这个人身上演绎出独特的气质风华。

“本宫主的出诊费十万两黄金，十个绝色美人，百坛上好佳酿，还要……本宫主心情好，你有吗？”百里行素笑盈盈地瞅着她说道。

“没有。”烟落沉默了片刻，沉声请求道，“请你救她。”那一箭是为她而受，她无法不管不顾。

百里行素起身踱步到她身前，低沉而魅惑的声音道：“既然你没有诊金，那就……用身体来偿还吧！”

烟落冷眸微扬，直直望着百里行素的眼睛，沉默了一会儿，道：“好。”

百里行素眼底掠过一丝惊异，唇边笑意更深，从她身旁走过：“跟我走！”

宽敞雅致的房间，百里行素侧躺在紫檀软榻上，春日的阳光透过雕花的窗棂洒在他的身上，一身白衣流动着夺目的异彩，仿佛天地间最耀眼的光华都汇聚到了他的身上。

连池跟着寻了过来，瞧了瞧两人，嘴角抽搐道：“公子，你不是又要……”

百里行素没有说话，唇角勾着邪肆的笑意。

“公子，就算你再怎么饥渴，也去挑个顺眼的吧。”连池望了望烟落，漫不经心地说道，“传出去你要是睡了这样的一个女人，你的一世英名可就毁了啊，别怪我没提醒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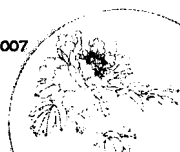
百里行素抚了抚额，嘀咕道：“要我救人，没钱，没酒，没女人。”扭头朝门口连城道，“连城，扔出去。”

“师傅！”连池上前道，“你怎么能这样？”

“我怎样？”百里行素打量着她，手指轻轻敲击着椅子扶手，一笑如百花尽放：“要不你拜我为师，我就救她。”

“为什么？”烟落平静地问道，天下有多少人想进百里流烟宫，这种求都求不来的好运突然降临在她的身上，实在让人有些受宠若惊。

“我高兴。”百里行素勾唇一笑，“入了我门下，我保你可以在苍和大陆上横着走。”





“公子，不是人人都跟你一样属螃蟹的。”连池道。

烟落扬眸望着眼前的人，这个人恐怕也不仅仅是一个百里流烟宫主这么简单吧！百里行素抿了口茶，俊眉一扬：“乖徒弟，叫声师傅来听听！”

烟落举步上前：“师傅！”

百里行素顿时眉开眼笑，眸底暗影沉沉，若有所思。

她并不知自己这一步到底踏上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如果可以预料到未来的一切，她还会走进这个地方吗？

百里流烟宫仿似是一处隔绝外世的所在，一年四季桃花盛放，美得像是让人迷离的梦境。

“虽然师傅这个人平时好酒又好色，小气还抠门，不过人还是不错的，相处久了就习惯了。”连池一边走一边说道。

“这里就你们三个人？”烟落望了望四下问道。

连池闻言一笑：“还有大师兄，我这就带你去见。”说着领着她到了后山，燃了香。片刻之后，林中的一道光急闪而至落在石块之上，通体雪白，身形如鼠，小小的眼睛滴溜溜地转了转，瞅了瞅她和连池两人。

烟落不可思议地望向石头上小小的一团，它似是察觉到她审视的目光，转头望向她这边，连池出声：“那是小师妹，刚来没几天，你不许以大欺小啊。”

“它是……”难不成连池所说的大师兄，不是人，而是……眼前这只？

“它就是大师兄。”连池一脸无奈的笑，他第一次被拉着拜见这位所谓的大师兄时，比她还震惊，“这是百年难得的貂儿，别看它小，连大哥都不是它对手。”

烟落闻言失笑，探手将其纳入掌中：“它叫什么？”

连池头疼地抚了抚额，颇有些难以启齿：“它叫……连美人。”

连美人？！

百里行素的恶趣味实在是让人难以恭维。美人扭头四下张望，似是在寻找什么。

“别看了，公子没来接你。”连池出声道，“明知他爱干净，你还在他怀里小便。”

烟落笑着抚了抚掌中小兽的头，抚去它身上的尘土。小兽却在她掌中打个滚露着肚皮让她挠痒痒，连池无奈笑道：“再挠就挠出虱子来了。”

回到庄内，远远便见花园中又是一番追花逐艳的画面。

“走了，我给你洗澡。”连池伸手去接小兽。

小兽却眨巴着眼睛望着烟落：“咕咕！”

闻声而至的百里行素瞪着她手中的小兽，教训道：“虽然你是叫美人，但你终究是公的，男女授受不亲知不知道？”话音一落扬手将它往水池扔去。

小兽一个华丽丽前空翻落地，闪电一般又蹿回到她肩上。冲着百里行素毛都炸起来

了，气得“嘶嘶”直叫。

“美人，我知道你现在因爱生恨，可是这怪不得我，谁让你是一只兽不说，还是只公的，我对发展人兽恋和断袖都没兴趣。”百里行素盯着小兽语重心长地说道，瞥了一眼烟落，“反正你现在已经移情别恋了。”

小兽帅气地一扭头，含情脉脉地望向烟落。

时光荏苒，转眼便过了半年，在百里流烟宫学艺的烟落，无论是医毒还是身手都已经大有长进。

暮色时分，烟落刚从后山练剑回庄，便被连池拉着一道赶往临州华府替人解毒。到了临州才知那华府竟是四国名商琼华夫人的府上。华府世代经商，所经营的客栈、钱庄、酒楼、赌场、青楼、航运各业遍布四国，是四国皇帝争相拉拢的对象。

她与连池一道给中毒之人搭脉，片刻之后两人都面色凝重，相互一望：“是食魂蛊。”

华夫人一听眸光微沉：“能解吗？”

“食魂蛊不是毒，蛊虫会吸取人身上的功力，再回到施蛊人体，是东部一些擅巫蛊的族类用来疗伤和增加自身功力之法。”烟落淡声说道。

“姑娘，你是……”华夫人不由打量着黑纱覆面的女子。

连池走近前来：“她是我小师妹烟落。”

华夫人不由多打量了几眼黑纱遮面的女子，带着莫名的审视。

“但这些人一直居于东部九冥山一带，怎么会来临州？”烟落微微皱了皱眉。

华夫人闻言冷然一笑：“烟姑娘怕是一直未出庄来吧。楚帝挥军东征，如今的九冥山一带已经归为西楚，这些人估计是逃亡过来的。”

烟落闻言一震，思量片刻道：“只要找到施蛊人，杀死蛊母，他们体内的子蛊一死，就可保全他们的性命和武功。”

九冥山人口虽少，但个个擅使毒，更有甚者会将人毒成浑身带毒的怪物，要想拿下九冥山定然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可是精明如楚策怎会做出这样得不偿失的事？

她与连池合力将一人身上的食魂蛊引出，一路尾随追出了临州城外，蛊虫突然消失。鬼魅般的黑影在林中闪掠，带起阵阵难闻的腥臭毒气。连池递过药丸：“把解毒丸吃了，这些人身上都带毒。”

说话间数道黑影从树上落下，烟落迅速拉着连池从马上一跃而起避开了偷袭，一时间五个人围攻而上。她虽有些身手，但还要护着连池，难免有些吃力。

正在缠斗之际，有马蹄之声破空而来，如骤起的狂风，快得令人震慑，利箭破空而至，穿透与她交手之人的头颅。她抬眸望去，玄衣墨发的男子一骑黑马卷尘而来，一如她记忆中的冷峻犀利。





是他？！

是她曾经爱了十三年的他，是最后将她抄家灭门、葬身火海的他——楚策。

楚策持弓勒马停住，夜风中黑发飞舞，眸光如刃，浑身不可一世的王者霸气。身后跟随的黑甲卫齐齐勒马，整齐如一，干净利落。

夜色深重，谁也没有看到她眼底缓缓掀起的暗涌，时间凝滞，两人默然相望。

他还是那不可一世的帝王，而她已流落民间，挣扎求生，他们之间，云泥之别。正在她怔然之际，便见楚策微一扬手，听到连池的呼喊之声：“小心。”

一箭划空而来，她身形一掠避了开去。

楚策扫了一眼林内数人，左手微一举弓，身后数十人，齐齐搭箭拉弓。烟落的心狠狠一沉，这样的情况下，她和连池都可能被射杀。

凌厉的箭头在月光下闪着冷寒的光芒，林中一片肃杀之气，让人不寒而栗。

她第一次觉得眼前的这个人是如此陌生，陌生得她一点都不认识他。他是如此冷酷决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施蛊人一见也不敢轻举妄动，似是在思量对策。烟落敛目深吸了口气，扬手一挥，一道蓝光自袖内流出，直直划开一人的颈项，她一拉连池朝一边跑去。

她快，箭更快，利箭破空而至，穿透她的肩胛骨。她扭头望向高踞马上之人，目光悲极，痛极，恨极。

乱箭如雨，林中一行施蛊人被当场射杀。

连池扶着她，一脸愤然望向楚策一行人：“你们干什么？”

“如果不动，箭伤不到你们。”楚策声音冷冽如深秋的风。铁甲卫个个箭术精绝，是不会射错地方的。

烟落咬唇一把拔出箭矢，顿时痛得面色苍白，冷汗直冒，虚弱地说道：“我们走！”

这一刻，她只想快点离开，离开那个人。

连池扫了一眼四周，面色顿变：“食魂蛊还没死。”真正的施蛊人还没死，这些不过是小喽罗。

话音刚落，林中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腥臭之气。两人抬眼望去，丛林深处走出一道人影，他所过之处花草树木都瞬间枯死。

“是毒人，快走！”连池扶起她道，这种把自己练得全身是毒的人，最难对付。如今她有伤在身，若再沾了这毒，更是棘手。

一道白光如流星般划空而来，眨眼之间便至眼前，连池顿时欣喜：“公子！！”

月华之下，白衣男子自空中飘然而下，衣袂飞扬，优雅潇洒如踏月而来的仙人，扬袖一挥便将走近的施蛊人逼退数步。一伸手将烟落搂进怀中，目光森冷地望向楚策：“姓楚的，欺负我徒弟这笔账，百里行素记下了。”

楚策面色无波：“朕前来追捕九冥山余孽，阁下别多管闲事。”

百里行素没有多做纠缠，便叫上连池返回百里流烟宫。

这一番意外的相逢，在她心中掀起了滔天波澜。那些曾经念念不忘的回忆，那些失去亲人和孩子的悲痛绝望，在她心底激烈碰撞，仿佛是要把她整个人都撕碎一般。

百里行素带着她一路奔驰，感觉到怀中之人在颤抖，低声安抚道：“很快就回去了。”俊挺的眉不由微微蹙起，眼底若有所思。

回到庄内，百里行素去了药庐取药，她独自一人奔出房，冲到了后山断崖，对着浩浩长空跪下：“爹，娘，大哥，如果你们在天有灵，如果你们看得到我，请你们……赐予我真正重生的力量，让我不再彷徨恐惧，让我可以坚强勇敢地面对未来的路。”

深秋的夜风，冰冷而萧瑟，充满了悲伤的气息。

烟落抬头望着繁星满天的夜空，心中翻涌的思绪仿佛是要绞碎她的心。

她是个不孝的女儿，不仅连累他们丧命，就连最后一面也未能相见。

她是个不好的母亲，让她的孩子还来不及出生，便消亡于世间。

她所有挚爱的亲人都因他而死，她却……还在对那个人念念不忘。真正该死的，是她。

百里行素找到后山，远远看到山崖边上纤弱的女子抱膝蜷成一团，整个人都在颤抖，似在极力隐忍着莫大的痛楚。

他轻步走上前，一把拉过她靠在自己肩头，拉开她肩头的衣服，将止血的药粉洒在伤口之上，自始至终也没有出言安慰，亦没有开口发问。

突然肩头传来一阵剧烈的痛楚，她狠狠一口咬在他的肩上，似是在发泄着什么，又似是极力忍耐着什么，隐约间有滚烫的泪滴落在他的脖颈处。

她在哭。

仿佛是压抑了无数岁月的悲痛，汹涌而至，击碎了她所有的坚强和隐忍。

百里行素任由她咬着直到血肉模糊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抬手轻抚着她的后背，漫不经心道：“好了，师傅知道你被那姓楚的欺负了，下次见着他，我在他身上帮你刺个洞回来。”

可是聪明如他，又怎会看不出她所悲痛的，不是为这所受之伤。

过了许久，她抬头望着满天的繁星喃喃问道：“人死以后，真的会变成星星吗？”如果是，那她的亲人们又是哪一颗？

百里行素笑如清风：“这世上有鬼吗？相信就有，不相信就没有，在乎于心而已。”

“这里真是个好地方。”她由衷叹道。

百里行素扬眉一笑：“喜欢的话，就这样守着过一辈子也不错。”

她蓦然失笑，她做不到，他也做不到。





她曾经向往于这种隐于山林的简单生活，而如今终于身处于这远离朝堂恩怨的景致，心中却是因仇恨而衍生的满腹心机，对每一个人，甚至……自己。

时光飞逝，转眼便是三年。

西楚汴城，青石铺就的路面，厚重林立的墙楼，无不散发着这个王朝独有的古朴与大气。

因着西楚第一女将萧清越战功赫赫，如今女子也可参军。想到那个她未曾见过的三姐，烟落心底不由生出几分期待，有机会该去见识一下四国第一女将的风采。

窝在她袖内午睡的小兽突地蹿上肩头，盯着街边的烤肉铺唧唧直叫。她无奈失笑，探手摸了摸它的头，到铺外的空桌坐下：“老板，一只烤山鸡。”

临走之际，百里行素请了地煞楼追杀她三个月，若她能活着回去，便是出师了。这普天之下也只有他干得出来，对人做事，一向我行我素。只是这已经走了三天了，也没与人交上手，又不敢放松警惕。

“啊——”

烟落扭头便见摔到边上的白衣小童，躬身将其扶起，温然一笑：“小心点。”

那是个极漂亮的孩子，圆圆的脸像糯米团子一般，眼睛明亮如星辰，约有三四岁的样子，看着看着，心头不由一阵酸涩：那个孩子若是还在，也该这么高了吧。

孩子不经意看到桌上正吃肉的小兽，满脸惊喜地跑过去：“它是老鼠吗？”

小兽抬头瞥了他一眼，想它堂堂灵兽，竟被人说成是鼠类。

“它是雪貂。”烟落微笑说道。

小孩子一脸欣喜地伸手想去摸，小兽不喜生人便要扬起爪子捍卫自己的清白，烟落眉眼一沉：“美人！”

小兽悻悻地收回爪子，任由那胖乎乎的小手将自己蹂躏。半晌之后，小孩子依依不舍地放下小兽：“我要去买东西了，姑姑再见。”说罢拿着银子到旁边的包子铺欣喜地买了几个糖包离去。

待到美人吃饱了，见天色已晚，她便寻了客栈准备投宿，一进客栈大堂便见店内热闹不已。

“姑娘，你放手，这么多人看着……”

“看就看，你救了我，又亲了我，我以身相许，他们爱怎么看就怎么看！”

“你……”前堂之内一身丹青锦袍的男子，剑眉星目，风仪润雅，不耐烦地望着挡在自己身前的紫衣少女。

“你什么？没话说了？那就娶我。”紫衣少女笑意张扬。

男子沉默了片刻，眼底掠过一丝狡黠，一脸沉重对紫衣少女道：“其实，不瞒你说，我已经娶妻了，而且此生此世都不会再娶第二个女人。”

“你娶了谁？我不信？”少女一脸倔犟。

男子笑了笑一转身，满堂酒客齐齐扭头顺着他望去，正进门的烟落顿时秀眉拧起，被这么多双眼睛盯着的感觉很是不悦。

笑意温柔的男子举步走近，长臂一伸搂住她的肩膀：“夫人，你怎么才来，为夫等你好久了。”

满堂酒客望着三人，无不艳羡那男子好运。那夫人虽是黑纱遮面，那一身的风华气度却是举世无双，再看那穷追不舍的少女，娇艳中带着几分英武之气，亦是难得的佳人。

紫衣少女几步逼近，一眨不眨地望着她：“你是他夫人？”

烟落不悦地拧眉：“我不……”

“娘——”

烟落闻声低头一看抱着自己大腿的小孩，正是方才遇到的那个孩子。平白冒出一个相公一个儿子，这样的福分她可懒得消受。

“爹爹，娘亲。”孩子仰着小脸，甜甜地唤道。

男子躬身将孩子抱起，对紫衣少女道：“我真的娶妻了，连儿子都三岁了。”

少女愤然望着这平白冒出的“母子”，又不甘心放弃，一咬牙道：“好，我忍了，她做大，我做小。”

话音一落，顿时满堂惊呼。虽说西楚民风开放，但这般公然女追男的率性女子还真是头一回见。

“在下此生只娶一妻，终生不负。”男子一手抱着小儿，一手搂着“妻子”，俨然一个慈父良夫的深情形象。

躲在袖中的连美人眼见情敌一再调戏心上人，一怒而起蹿了出来，狠狠一爪子挠向那只手，捍卫自己的领地。

男子抱着孩子后退数步望向袭击自己的凶手。只见一只巴掌大小的小兽趴在烟落肩头，皮毛雪白光亮，小眼睛正恶狠狠地瞪着他。手上一阵冷寒，低眉一瞧，被抓处一股黑气迅速蔓延开来。

“爹爹！”孩子惊呼出声，转头望向烟落的方向求助。

烟落抿唇沉默了片刻，上前出手封住对方的穴道，将人扶到楼上房间。貂儿的毒性霸道，若她不及时出手，只怕这人的一条手臂都会废了。

“方才之事，多有得罪。”男子笑意温和地望着为自己疗伤的女子。

烟落一把将那人衣袖撩起，拿刀在手腕处割开一道口子，暗运内力帮着将毒从手臂一点点逼出来，淡声道：“体内还有些余毒未尽，今晚可能会发烧，明日就好了。”

“无碍。”男子淡笑，只是看她的目光多一丝惊讶和审视，“我叫楚修聿，这是小儿……”“我叫无忧，无忧无虑的无忧。”白衣小童一步上前，圆圆的小脸扬起灿烂

